

上

BAISUI ZHI HAO
YIYANWEIDING

有关成长与选择，
努力与坚持的青春故事。

— 著
素光同

百岁好， 一言定



百岁好，
一言定
一为

上

素光同
|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百岁之好,一言为定/素光同著. — 南昌: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7.9
ISBN 978-7-5500-2337-6

I. ①百… II. ①素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75065号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 邮编: 330038
电话 0791-86895108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(编辑热线)
网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E-mail bhzw0791@163.com

书名 百岁之好,一言为定
作者 素光同
出版人 姚雪雪
出品人 刘运东
特约监制 肖恋
责任编辑 杨旭
特约策划 刘丽伟 肖恋
特约编辑 李改华
封面设计 程然
封面插画 VIVID雨希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印张 19
字数 528千字
版次 2017年9月第1版
印次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500-2337-6
定价 49.80元(全二册)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7-286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Contents

百岁之好，一言为定

<i>Chapter 1.</i>	盛夏	001
<i>Chapter 2.</i>	乘风	023
<i>Chapter 3.</i>	秋雨	055
<i>Chapter 4.</i>	初凉	083
<i>Chapter 5.</i>	冬至	107

Contents

百岁之好，一言为定

Chapter 6.	哀情	135
Chapter 7.	踏歌	175
Chapter 8.	入学	203
Chapter 9.	旅行	229
Chapter 10.	实习	267

Chapter 1

盛夏

他笑起来很好看，带着一目了然的友善，
莫名增加别人的好感。

8月蝉鸣聒噪，此起彼伏地响在耳边，仿佛掺杂了仲夏的炎热。

高三教学楼的某间教室内，转动的电风扇吱呀作响，一个班将近四十个学生，无一例外地默不作声，像是一群穿着校服的哑巴。

“你们真是我带过的最差的一届学生。”

三尺讲台之上，班主任拿起黑板擦，面朝同学站得笔直。

他身穿一件暗灰色的短袖衫，棉质裤子的腰带系得很高，脚上一双黑皮鞋油光锃亮，映出桌椅的模糊形状。

“我们江明一中是省重点高中，我们班又是省重点高中的尖子班，你们中考甩掉了多少人，高二分科又甩掉了多少人，省级竞赛都拿了几个，怎么这次月考弄成了这样？”

他拍着讲台，恨铁不成钢：“我们班的班级平均分，竟然只排到了年级第三！”

前排有个抱着书包的男生，在这个时候接了一句：“何老师，一个年级有三十个理科班……”

“对，是有三十个理科班。”

何老师伸手扶高了眼镜，语声却缓慢一沉：“但是尖子班只有三个，你们相当于考了年级倒数第一。”

讲台下的同学们目光游离，无人愿意抬头和他对视，似乎已经被他的道理折服。

何老师双手撑上讲台，努力压制心中怒火，转而循循善诱道：“还有两百多天就是高考！心无旁骛，全力以赴。每天早上把这句话念一遍，还有什么题目写不出来？”

“心无旁骛，全力以赴。”

他特意在这句话上加了重音。

坐在最后一排的蒋正寒，却辜负了班主任的苦心。

他不但没有自我检讨，反而听得有些困，忍不住缓慢侧过脸，一手撑腮打了一个哈欠。

前一排的女生碰掉了圆珠笔，在准备弯腰捡笔的时候，不经意地瞥了蒋正寒一眼，然后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，她拿起那支墨蓝色的圆珠笔，摊开一沓崭新的草稿纸。

蒋正寒就坐在她的后面，心不在焉地打量着她的背影，随后又很快移开目光，毫无杂念地看向了窗外。

时值8月盛夏，窗外蓝天白云，绿树浓荫。

班主任不声不响地走下讲台，手中拿着一把三角戒尺，脸上依然阴云密布。

“蒋正寒，你给我站起来。”

蒋正寒还在发呆，似乎并没有听见何老师的话。

他的目光落在窗台上，思绪却飘到了很远的地方，此刻有点拽不回来。

直到三角尺猛然敲击桌面，将他的铁质文具盒震出巨响，桌上的铅笔滚了一路，最终掉到了前排女生的脚下。

坐在蒋正寒前面的，是手拿圆珠笔的夏林希。

夏林希再次弯腰，又捡了一次笔。

她还没来得及物归原主，就听班主任开口说：“蒋正寒，你这次月考的总分是多少？”

蒋正寒站了起来。

他的身高已经超过了一米八，身量匀称而挺拔，比班主任何老师高了将近一个头。

何老师不得不抬头仰视他，重申道：“把你的成绩报出来，让大家听听你的高超水平。”

蒋正寒停顿了片刻，像是在思索什么，就在全班静待他回答的时候，他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我不记得这次考了多少分。”

他说得相当坦诚，好像真的忘记了。

然而在场的同学和老师，却没有一个相信他的话。

“好，你不记得。”何老师双手背后，重新走上讲台。

他一边走，一边说：“没关系，我帮你记着，数学一百二十三分，语文六十二分，理综八十一分，英语一百三十五分，总分四百零一分，班级排名三十九，年级排名一千零七。”

教室内陷入沉静，唯有悬挂在天花板上的电风扇在低微轰鸣。

趁着这个空当，夏林希捧着书册转过身，把那支铅笔放在了蒋正寒的课桌上。

蒋正寒就这么笔直地站着，完全没有作为全班倒数第一的自知之明。

“理综的满分是三分，全班就你一个人，理综考不到一百分。”

何老师拍响了讲台，接着高声说：“十八岁的小伙子，光长个子了，智力一点也没跟上，你以后能做什么，只穿裤衩的男模特吗？”

有几个女生笑出了声，接着全班哄笑一团。

夏林希没有跟着笑，她像是一位独居深山的隐士，又宛如一座耳聋眼盲的冰雕，总之没有被外界的声音打扰分毫。

她从抽屉里拿出错题本，握着圆珠笔开始打草稿。

“蒋正寒的前面坐着夏林希，这次月考是年级第一，数理化三门都是满分。”

何老师拿起粉笔，目光睽巡着台下：“你们坐在同样的教室里，听同样的老师上课，为什么相互之间的差距那么大？”

众同学回头望向夏林希。

她手里转着圆珠笔，秀挺的鼻梁上却没有眼镜，桌前摆了一大摞的参考书，几乎全部做完。

还有十个月才高考，没人知道她已经做了多少题。她虽然穿着校服，

却显得格格不入。

只知道学习的疯子——夏林希的同桌这样形容她。

她身处一个微妙的境地。

作为一个成绩优异的好学生，夏林希倚仗的不是天资聪颖，而是题海战术和勤奋刻苦。

那些诸如“要成功，先发疯”“心不狠就站不稳”“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”的标语，用在夏林希身上，似乎再合适不过了。

夏林希没有偏科，语数外理化生，每一门都名列前茅。

何等让人钦佩的毅力。

高三开学不到一个月，蒋正寒一直坐在她的后面，他对她最深刻的印象，就是一个埋首于题海中的背影，浓密的长发扎成一个马尾辫，偶尔会有几缕搭在他的书桌上。

蒋正寒经常遇到不懂的题目，但他从来都不会请教夏林希，他宁愿对着忽略了解法的答案，也不愿开口问她怎样解题。

作为一个刚满十八岁的少年，蒋正寒以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自尊心。

班主任何老师没有让他坐下来的意思，蒋正寒只能站着。

他的同桌张怀武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压低嗓门小声说：“正哥，你这几天真够背的，几乎每堂课都要站着上。”

黑板前的何老师打开教案，从中挑选出准备了一晚上的典型例题，开始尽心尽力地串讲双曲线，而且一如既往讲得很好。

张怀武拿出笔记本，一边记着数学笔记，一边对着同桌念叨：“正哥，你不要气馁，我看你虽然理综惨不忍睹，但是英语依然很好，说明你还是有点优点的，你别放弃自己啊。”

夏林希的同桌听见他的话，也转过头来说了一句：“蒋正寒的英语考了一百三十五分，差一点就赶上夏林希了。”

张怀武点头，感叹道：“毕竟是夏姐！”

夏林希放下了笔。

张怀武兴致勃勃：“夏姐，你跟我讲讲你的学习方法吧，你除了做题还干什么，你写了多少本参考书啊，你还能买得到没做过的参考书吗？”

夏林希的同桌顾晓曼“扑哧”一声笑了出来。

“你问这个干什么？”顾晓曼道，“你也想通宵写卷子吗？”

“我只会通宵打游戏。”

“你打什么游戏呀，你们男生还玩《魔兽争霸》吗？”

“普通班的男生才会玩《魔兽争霸》，我们尖子班的男生只玩扫雷和蜘蛛纸牌。”

顾晓曼笑得花枝乱颤。

讲台上的何老师讲得绘声绘色，坐在后排的夏林希却蹙起了眉毛。

好吵。

她感到莫名的烦躁。

“别吵了。”

有人说：“专心听课，今天讲的是双曲线，高考常考的数学压轴题。”

说这话的人是蒋正寒。

话音落后，他的四周一片沉静。

夏林希的眉头舒展开来，注意力又回到了黑板上。

张怀武惊讶地看着蒋正寒，仿佛有点不认识他了，过了半晌才拍了拍他的大腿，略带调侃地说道：“正哥，你好像变得爱学习了。”

正哥没有回答，爱得格外低调。

恰在此时，最前排一支白色粉笔突然袭来，不偏不倚地砸中了张怀武的脑门。

张怀武被砸中的那一刻，心有惶然地想着：这一项远程砸学生的技能，必定是江湖中失传已久的绝技，隶属于一个神出鬼没的门派。

而他们的班主任何老师，正是这个门派的掌门人。

“张怀武，你的嘴就没停过，”何掌门怒声发问，“你是不是全会了，觉得自己不用学了？！”

张怀武虎躯一震。

他觉得自己遭受了诬陷。

于是赶忙解释：“我……我不会啊……”

“不会还不听！”何老师握着粉笔，侧身敲击黑板，“这道题是六

校联考的数学模拟压轴题，谁能上来解题给大家看？”

如果此时没人应声，八成就是张怀武要上去做题了。

张怀武屈身向前，伸手拉住了夏林希的校服袖子：“夏姐！救我！”

夏林希站了起来。

张怀武热泪盈眶，觉得她的背影帅破天际。

蒋正寒也有同样的感想。

夏林希从教室的后排向前走，路过的地方吸引目光无数，她的脚步异常沉稳，仿佛不是要去解一道困难的压轴题，而是去画一张简单的黑板报。

“这道题有三种解法，”夏林希站在黑板前，背对着全班同学，“我写最简单的一种。”

全班安静无言，除了转悠的电风扇以外，只有粉笔擦过黑板的声音。

何老师频频微笑。

等她写完那道题，何老师又万分慈蔼地说：“夏林希的答案完全正确。同学们抬头看黑板，这种解法非常典型，做完六条辅助线就能列出表达式。”

话音落罢，夏林希走回了座位。顾晓曼主动帮她拉开椅子，抬头对她热情一笑。

阳光透过玻璃洒进来，照得教室温暖又明亮，夏林希忽然注意到顾晓曼画了眼线，睫毛也比平日更浓更长。

夏林希没有问她为什么化妆，只低头打量她，片刻后说出一句：“你今天很漂亮。”

顾晓曼脸颊一红，移开目光道：“你说什么呢。”

心里却非常高兴。

但是临到这堂课下课的时候，顾晓曼的好心情被毁得一干二净。

班主任提前五分钟结束了课程内容，打开教室的投影仪，放出了本次月考的全班成绩，从第一名到第三十九名，只要抬头就能一览无遗。

全班同学都紧盯着幻灯片，只有夏林希是个例外，她仍然埋头写着参考书，对别人的成绩漠不关心。

何老师清了清嗓子，开口道：“这次月考，我们班的语文和数学平均分很高，但是生物和化学考得很不理想，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。”

台下鸦雀无声。

“有人化学不及格，有人化学考满分，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差距，”何老师道，“等到以后考上大学，迈入社会，你们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……”

他一边说着，一边用手比划长度：“到了那个时候，你们会越来越后悔当初没有好好学习。”

“好好学习”四个字，依旧加了重音。

夏林希听着这话，面上虽然没什么反应，手下却付诸行动。

草稿打得飞快，代数式写了一行又一行，落笔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。

她全神贯注，目不转睛，好像一台为做题而生的机器，双眼是扫描仪，心中有一台打印机，不与外界联网，不接受联机信息。

迭代的方程式被渐次消元，标准答案呼之欲出，她的手速慢了一点，就听到顾晓曼说：“我要是有你一半的恒心和毅力，也不至于进不了前十。”

顾晓曼拿起笔，在草稿纸上乱写乱画，有一种发泄的意思。

“什么时候才能进前十？”顾晓曼说，“我不是不努力，可是我的努力没有回报，我每天凌晨一点睡，早上六点起床，中午休息半个小时，坚持两个月，没有一点进步。”

她握着签字笔，对着自己的笔记本，狠狠地用力戳了两下，划出一道粗糙的裂痕，好像和笔记本有什么深仇大恨。

夏林希仍然在做题，并没有回答她，纵使她对笔记本下此毒手。

顾晓曼早已习惯。自从和夏林希成为同桌，顾晓曼就养成了自言自语的习惯。

顾晓曼喋喋不休道：“我的化学不及格，实验题几乎全错，阴阳极的方程式写反了，找不出共存的溶液离子……你说我到底应不应该学理科？”

夏林希放下了手中的笔，开始整理草稿纸：“我说一句不应该，你会转去文科班吗？”

顾晓曼睁大双眼，答道：“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叫我怎么转班？”

夏林希反问：“既然转不了班，你还纠结什么？”

顾晓曼叹气出声：“我不甘心啊，我这么努力，年级排名却这么低！”

“顾晓曼，你别丧气啊，你们回过头来，看看我正哥！”坐在后排的张怀武接了一句，“正哥每天也很认真，很努力，他总是在记笔记，一天换一根笔芯……”

张怀武拍了拍蒋正寒的大腿：“可是，正哥还是稳居全班倒数第一，上课经常被罚站，被点名批评，被竖立成反面典型，正哥心里这么苦，他都没有放弃啊！”

顾晓曼点头，赞同地看向张怀武。

张怀武报以微笑，随后用惋惜的眼神看向蒋正寒。

蒋正寒沉默地反省了一会儿，不是很清楚自己错在哪里。

蒋正寒觉得，倒数第一嘛，考几次就习惯了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被老师罚站，被点名批评，都是同样的道理，刚开始可能有点不适应，但是久而久之，习惯了就好了。

这种心态，用什么词形容比较好？

蒋正寒思考了一阵，只想到了一个词——

死猪不怕开水烫。

在这一刹那，班主任何老师好像和他心有灵犀。

几乎是在电光石火之间，何老师向他投来探寻的目光，随即拔高了声调问：“蒋正寒，你死猪不怕开水烫，被罚站还能和同学讲话？”

蒋正寒恰如死猪一般站着，没有出声为自己辩解。

正在此时，下课铃打响了。

何老师拍掉手上的粉笔灰，抬头看向教室的最后一排：“蒋正寒、张怀武、顾晓曼、夏林希，你们四个来我办公室一趟。”

说完，他抱起教案走出了教室。

夏林希站起身，以为自己听错了：“老师刚才叫了我的名字？”

“叫了，”蒋正寒道，“我们一起走吧。”

夏林希抬头，与蒋正寒对视。

她皮肤白嫩，双眼清澈，下巴轮廓柔和，外貌其实相当漂亮。

蒋正寒虽然已经年满十八岁，但他和女生的相处经验很少，夏林希这样一声不吭地盯着他……让他觉得自己哪里做得不对。

“你脸上有一道墨水印。”夏林希说。

蒋正寒用手抹了一把脸，又问：“擦掉了吗？”

“在这里，”夏林希指着自己的额头，“黑色签字笔的水印。”

张怀武偏头凑过来，插了一句道：“哎呀，回家再洗脸吧，何老师还在等我们呢。”

没过多久，时针指向九点半，窗外阳光灿烂，何老师夹着烟卷，站在走廊尽头独自抽烟。

他看到四个学生朝他走来，两个男生两个女生，男生和女生之间刻意拉开了距离——这个距离是非常必要的，早恋如同洪水猛兽，这是每个班主任都明白的道理。

周遭烟雾缭绕，他掐灭了烟头，在心中打好腹稿。

然后他摆了摆手，开口说：“你们到这里来。”

也许是因为腿长，蒋正寒走得比较快，也离班主任最近，何老师没有看他，径自拿出一本书，指着书皮问道：“昨天值日的同学，在你们的座位附近，捡到这样一本书，我就问一句，这书是谁的？”

那本书很厚，包了黄色的封皮，看不出名字和内容。

“花时间看这种东西，纯属浪费，”何老师说，“我不管这是谁的书，让我查出来，一定要严惩，要叫家长！”

“叫家长”这三个字，可谓班主任的必杀技之一，不仅是学生的可怕梦魇，更是学校血雨腥风的来源。

如果碰到那种不问青红皂白，上来就要把孩子胖揍一顿的家长，这项必杀技的威力就能封顶。

很不幸，张怀武就有一位这样的家长。

所以何老师话音未落，他浑身一抖，脸色煞白。

何老师有所感知，目光穿透眼镜片，落在了张怀武的脸上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张怀武结结巴巴，正要解释，忽然听到蒋正寒

承认：“是我的。”

何老师问：“到底是张怀武的，还是蒋正寒的？”

他们五个人站在走廊上，气氛剑拔弩张，多少有点引人注目，隔壁班的同学从窗户探出身子，做足了看好戏的准备。

蒋正寒率先开口：“上个礼拜日，我把它带到了学校，一直没有拿回去。”

“你知道那是什么书，是你这个年龄应该看的东西吗？”何老师又问。

蒋正寒辩解道：“它是一本和校园有关，可以在教室里看的书。”

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，和夏林希并排站着，从夏林希的角度望过去，只有一个非常好看的侧脸。

夏林希想问，那到底是什么书呢？

她上初中的时候，看过几本青春校园小说，主角在学生会大放异彩，参加社团赢得竞赛，成绩优异受人欢迎，还能匀出大把的时间搞对象，几乎没有做不成的事。

夏林希看了这样的内容，就觉得非常爽。

但当她自己面临升学压力，又没有天生的才能帮她过关斩将时，她便觉得从前对学生生涯的构想太过简单，做好一件事从来都很难。

于是夏林希看着那本书，就是一种“我懂”的眼神。

然而当何老师撕开封面，却只见《算法导论》四个大字，夏林希认识其中的每一个字，但是这四个字组合在一起，她不太明白那是什么意思。

事情的发展方向，和夏林希的预想不太一样。

何老师几近粗暴地翻开书页，对着蒋正寒问道：“你是计算机校队的学生，还是参加高考的普通学生，你看这些东西有用吗？什么傅里叶变换、动态规划、多项式算法，你睁大双眼查查大纲，高考会不会考这些？”

蒋正寒仔细想了想，回答道：“应该不会考。”

这五个字显然不够严谨，所以他又补充了一句：“现在不会考，也

许将来会考。”

也许将来会考。

作为一个局外人，夏林希有些想笑。但她不得不承认，蒋正寒的心理素质堪称优秀，面对班主任的责问，他不慌不忙，脸都没红。

但在班主任看来，这正是蒋正寒皮糙肉厚、油盐不进的表现。

“你再这样下去，我真的要放弃你了，”何老师道，“你的心思不在正路上，自己一点都不着急，也不想对对不起父母！”

他一手提着那本书，手却伸到了栏杆之外。

风吹书页，带来“沙沙”的轻响，蒋正寒一动不动地站着，没有愤怒也没有出声——纵使何老师把那本书扔下楼了。

阳光折射在栏杆上，有些晃眼。

江明一中的高三年级共有三十个理科班，而在这三十个理科班之中，又有三个出类拔萃的尖子班。

夏林希所在的高三（30）班，正是理科尖子班之一。

班上的同学都是好苗子，学校领导对他们寄予厚望，盼着他们为校争光。

像蒋正寒这种曾经名列前茅又忽然一落千丈的学生，难免会受到特殊关照，通常给予关照的那个人，就是他们雷厉风行的班主任。

班主任扔了蒋正寒的书后，脸色缓和了不少。

课间走廊里吵吵闹闹，只有这一块安静得吓人。

“该讲的话我都讲了，你自己回去好好想想，”何老师对着蒋正寒说，“你如果真的不想学习，可以，你给我写个保证书，保证不参加高考，我立马把你调到普通班。”

蒋正寒半低着头，看着地板上的瓷砖。

何老师抬手搭上栏杆，目光均匀地落在蒋正寒、张怀武和顾晓曼三个人身上：“今天上数学课，你们几个在听吗？夏林希是年级第一，她会了不需要听，你们三个人呢？肆无忌惮，谈笑风生，没有一点做学生的样子。”